

蔣碧微生死戀（十八）

楊兆青

蔣碧微對張道藩，雖然十分的爱慕，但是不能奪人所愛，不忍使無辜的張夫人素珊受到傷害。她只好暗地背負重重痛苦，做到潔身自愛，拒絕張道藩的關心和愛憐。

她自苦自絕的封閉自己的感情，果真能平靜度日嗎？其實那是自欺欺人的傷心謊話。她在那段時間：心神破碎，寤寐不安，往事追維，都如夢境，悠悠忽忽，殆不過苟延殘喘而已。

張道藩對蔣碧微的眞誠，情難自禁，她曾經告訴蔣碧微說：「愛神既然這樣播弄我們，上天決不會給你慧劍，情絲也就無法斬斷。希望你提高勇氣，設法自慰，靜待良機，那麼我們將來自然會有比較圓滿歡慰的一天。」可是，當他收到蔣碧微「入骨相思難自療」的情詩，却是沒有反應，連信都不回她一封。難道真如蔣碧微的詩裏所說：「多情自古誤紅顏，未見男兒愛也專？」

沈宜甲做媒碰釘子

在桂林那頭，徐悲鴻正滿心興奮的等待着，希望軍師沈宜甲見過孫韻君的令尊，帶回孫老先生點頭答應的大好消息。他在等待中，不免記起許多往年舊事。

徐悲鴻心情愉快的回想着，民國十九年，在南京和孫韻君共遊臺城的情景。女弟子純潔可愛，對繪畫天份又高，還善解人意。帶她出去寫生，除了傳授藝術方面的技能給她以外，自己會感受到一種意外的舒暢和喜悅。

那天，徐悲鴻坐在臺城的高崗上，遠眺玄武湖的全景。湖面平闊如鏡，風帆縱橫若飛。侍立一旁的孫韻君，脖子上圍着一條輕長的紫色紗巾，在風中很有韻律的飄揚。她慢慢轉過身來，稚氣未消的問徐悲鴻：

「老師，我們乘那湖上的船去遨遊四海。先到那裏？」

徐悲鴻微微一震，隨即平靜的回答：

「那些風帆，只適宜遊湖。那裏都不去！」

「那就改坐大船，什麼時候出發？」孫韻君淘氣的繼續說：

「我們可以旅行寫生，一定很好玩！」

徐悲鴻被逗得笑出聲來，應和着：

「好吧，有機會的時候再說，你得先把畫學好。」

孫韻君的天真與坦誠，討人喜歡的模样，對繪畫的愛好，常使徐悲鴻感到身心飄然。久而久之，

之，竟會興起想要親近她的感情。只是在那個時候，徐悲鴻還保持一份理性的冷靜。當這份冷靜決堤時，又有許多的無奈和痛苦需要設法解決。沒有想到，現在自己居然又是「自由之身」，準備接受遲來的「心靈共鳴」。

這時，沈宜甲帶着徐悲鴻刊登廣告的報紙，與沖沖的來到孫韻君的家裏，迎面就向孫韻君的父親說：

「老先生，有好消息奉告。」沈宜甲雙手捧上報紙，面露喜色：「徐悲鴻已經是單身的人了。」

孫老先生看過報紙，不高興的說：

「人家夫妻分手，這算什麼好消息？」

「他們不是夫妻，同居而已。」沈宜甲辯正說：「報上寫得很清楚，他們只是同居。」

「登的廣告，是一面之詞。」孫老先生有點生氣：「誰不知道他們是夫妻？」

「喔，是夫妻。不過，現在已經不是……了。」沈宜甲見風轉舵，馬上附和：「他又可以結婚了。」

「他愛怎麼做，由他隨便去！」孫老先生提高嗓門問：「這是朋友的傷心事，你怎麼還這般幸災樂禍？」

「不，不……」沈宜甲連聲解釋：「他請教過律師，這樣做不違法。」停了一下，沈宜甲雙眼怯怯的看着孫老先生，慢慢的說：「我也不是幸災樂禍，我只是來向老先生報告，徐悲鴻這樣做，完全爲了令媛……。」

孫老先生條地暴跳起來，指着沈宜甲的鼻子

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老先生別生氣，聽我說完……」沈宜甲猛吸一口氣，小心的說：「令媛跟徐悲鴻的感情，您是知道的。現在徐悲鴻是自由人，爲什麼不成全他們？」

「成全？你們是非不分，我也跟着糊塗？你們這般冒失，我也要跟着挨罵？你快滾開，滾得愈遠愈好！」

沈宜甲就這樣被罵出孫家。他狼狽的跑了好遠，還清楚的聽見孫老先生的大嗓門在罵：

「什麼大畫家？狗屁！斯文掃地！」

孫韻君洒淚離桂林

躲在屋裏頭的孫韻君，自然都聽到她父親跟沈宜甲的談話，心裏萬分難過。她知道父親的脾氣，此事由不得自己做主，除了痛苦以外，一時也想不出辦法來。

沈宜甲自以爲有十分把握當成「媒人」，不料是如此被攔出來，他垂頭喪氣的回到徐悲鴻面前，說明經過，接着口不擇言的亂罵：

「那個死老頭，老頑固，當年應該叫孫傳芳把他槍斃……。」

徐悲鴻一下子變成心神頹廢，他沒精打采的問沈宜甲：

「這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拖一段時間再說……」沈宜甲轉動他那自稱「智慧雙珠」的大眼睛，打着點子。「現在時局不穩，反而好辦事。不知道孫韻君肯不肯出來一趟？」

徐悲鴻沒有答腔，他只想看，臺城美景，爲什麼那樣容易消失？

過幾天的一個晚上，孫韻君突然跑來向徐悲鴻辭行。她告訴徐悲鴻，那天沈宜甲被罵走以後，父親又把她的叫出來痛罵一頓，孫韻君頂撞幾句，結果還挨了揍。徐悲鴻看着她臉上略帶紫色的傷痕，無限惜愛的輕輕撫着她的肩膀說：

「當初，我不應該對你特別，害得你這麼多年。」

孫韻君不以爲然，她很平靜，說出了她內心要說的話：

「才進學校的時候，我還不十分肯定對您的情感，以後幾年的折磨，使我相信跟您在一起，會很愉快。畢業後的日子，我曾希望能照顧您的生活……」

徐悲鴻感嘆的說：

「我辜負你了。七年來，妳一直也受到傷害，可是，妳爲什麼不離開我呢？」

孫韻君深情的望着徐悲鴻，似乎很滿足的說：

「我是經過內心奮鬥的。我相信您對我的『真』，我也得到您的『真』，爲什麼我要自棄真

情？」

「妳不在乎社會上的批評？」

「在乎！」孫韻君黯然的回答：「所以我不敢更進一步跟您在一起……。」

孫韻君說着，就流下眼淚，委曲的再往下講：

「我已忍耐了七年，還要再等多久？」

徐悲鴻站起來，長嘆一聲，莫可奈何的說：「現在問題在令尊，他經不起任何打擊，而且我們不能傷害他。」

「我知道。所以我偷偷跑出來……」孫韻君嗚咽着，無限傷心：「我不知道要搬到那裏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再見，但是，不管到那裏，我都不會忘記……。」

徐悲鴻整個人都軟下來，沉重的說：

「有一天，也許有一天吧……。」

孫韻君走了，留下撥不開的離愁，和更多更多的無奈。

第二天，徐悲鴻把沈宜甲找來，託他無論如何設法交給孫韻君一封信和一首詩稿。那是徐悲鴻傷心到極點，昨夜和着淚寫的。

「傻瓜！她既然來了，爲什麼又讓她走呢？」

沈宜甲責他痛失良機，沒有雙雙出走。可是徐悲鴻不這樣想。於是說：

「她若不去，就顯不出我們感情的特殊……。」

「你只管特殊，不顧彼此痛苦！」

「我們若那樣做，痛苦的人會更多。」

「唉！你，真是的。」

沈宜甲搖搖頭，把詩稿打開來看，上面寫着

急雨狂風勢不禁，

放舟棄棹匿亭陰。

剝蓮認識中心苦，

獨自沉沉味苦心。

沈宜甲把詩稿送去，回來告訴徐悲鴻：

「孫韻君說，雖然你們現在不能如願結婚，但是她永遠敬愛你。」沈宜甲接着又說：「她是個好女孩！」

這段戀情也太苦了

徐悲鴻悲傷的沉思，沒有說話。

沈宜甲補充一句說：

「你們的愛，太苦了。」

關於這件事的經過，沈宜甲寫信向朋友說明：因為有許多人責怪他不該如此為寡情的徐悲鴻跑腿。他絕口不提自己到孫府提親被罵的事，却對孫家頗多微詞。信的原文是這樣：

『××兄：接廿日函，知現在貴陽甚佳，悲鴻固已在桂林登報與蔣女士脫離同居關係，（事先曾請教幾個法律專家，皆云無違法之處），但與某女士結婚，乃外間揣測之辭，事實上恰恰相反。』

「此報登後，不數日，某女士即獨自離開桂林，大約永不再回矣！悲鴻現埋頭鄉間，拚命作畫，局外人焉知其中痛苦，即使某女士不肯萬肯，無奈其家人混蛋無聊，較張某夫婦尤卑污下流，處任何人之地位，皆不

願認此門親。

「而將來即便結婚後，因女兒關係，又不能斷絕往來，真是悲劇！」

「至某女士本人，則的確是個十成的安琪兒，幽嫺貞靜，舊道德，新思想，兼而有之，受盡家中折磨，外間刺激，泰然處之。」

「來桂林後，凡任何男女友人與之相處愈久，愈覺其為人可佩，身世可悲，即無與悲鴻之一段痛史，單就其家人情形，已非人之所能堪。」

「伊自云決定終身做受難者，確有此境，父、兄、母……等皆恃伊一人生活，所有之薪金全部交與家人，仍時受責罵，世間竟有如此父兄？」

「彭太太對伊極認識，極端佩服，表同情，外間不知內容者，以為此定係一浪漫女子，實則係一極苦痛之女子耳……」

孫韻君全家搬離桂林，不知去向。徐悲鴻兩頭落空，心力交瘁，黔桂接壤的地方，有一個極偏僻的鎮區叫「八步」，徐悲鴻跑到這裏隱居下來，大有與世隔絕的想法。到了九月二日，他才懊惱的回信給郭有守。距他收信時間，整整壓了一個月。

「子杰吾兄左右：奉長函極譏諷嘲罵之致，老友因關切而壯懷激烈，夫豈可怪？惟『天下多美女，安得一妻之』數語，可謂不知弟者。」

「但弟此時，亦不暇辯，承兄願為最後之努力，至為綢繆。弟明知無益，不敢煩

勞，蓋碧微從前對弟切齒痛恨，究亦尚具恩愛。」

「自去年八月後，便只有恨無愛，弟當年容有貳心，但未嘗無愛，且從未甘心如來書所指之俗氣。」

「嗣後日夜思維，覺得雖說不是冤家不聚頭，畢竟不能完全以恨結合，若謂相處可似朋友，而世上實無氣味全不相投之朋友，至於兄弟姊妹，我又不必如是怕她！弟因國難之故，回心轉意，盡量卑鄙，以冀復修舊好，侍候月餘，不特毫無影響，且變本加厲，借題發揮，以是知人心已變，不能挽回。況寄人籬下，全無辭色，胡能臉頰久留（其實完全用我的錢）。故最後之努力，弟已親身試驗，完全無效。所以兄不必多此一舉，弟良心不泯，她雖對我如此，我總不忍拋棄，故甘願擔任其生活所需，亦因弟之收入較之為多，否則一受辱被逐之我，寧來供養逐我之人？尤不可以為弟之態度，為緩和法庭見面，此固非弟所願，惟人家以為非如此不行，我也沒法，在事前須得請教過高明些的律師。總而言之，光第生活，弟決不再試，弟願多保持些碧微好的感想，至於沒世。若兄以弟所陳為不盡善，敬懇兄集弟親友一二人，若白華兄斯百弟，商議一更好辦法，不必令任何一方吃虧，交弟執行，無不樂從。未來如何，此時不得而知，結果恐亦難別雅俗，不問其為天狗為土豬，總是那麼回事，弟因心力交疲，孫女士已離開廣西，來「八步

「小住，此地為鎖區，不燒煤，故甚清潔，工人生活，亦可入畫，但其工逸而不勞，與世隔絕，每日殺死幾多蝦仁，毫無所知，亦到罷了，敬候

福

弟悲鴻拜啓九月二日

徐悲鴻在信裏頭，提到自二十六年八月後，蔣碧微對他只恨無愛，那是不正確的。但自那時起，蔣碧微已暗地接受張道藩的感情，而且兩情纏綿，却是真的。徐悲鴻自承有一心，又在報上公然聲明與蔣碧微脫離同居關係。蔣碧微受盡羞辱，最需要知音來安慰的時候，張道藩那裏去了？

張道藩突然來蔣宅

蔣碧微後悔自己言行不一致，思想與行為總是分離，幾次下定決心要離開張道藩，幾次都忍受不了離別的痛苦，以至招來魔障和罪惡。

蔣碧微知道張道藩愛素珊，當他莫名其妙地又來愛自己的時候，為什麼自己又糊裏糊塗的接受了呢？蔣碧微正自內心愧疚，怨恨終天，發誓從此心靜要如止水，免得意動招邪，害人害己。她把思念張道藩又見不到他片語隻字而引起的惡劣情緒，漸漸的，漸漸平穩下來，她一直強制自己冷靜，冷靜……

突然，一張熟悉而被盼望已久的笑容，在那冷靜的一點上，擴大、擴大……張道藩竟出現在蔣碧微面前，使她驚喜交集，恍如夢中。

才一下子的時間，蔣碧微見到張道藩，又忘了自己剛才的誓言。

那是一個炎夏的晚上。張道藩才從漢口飛到重慶，因為涉及一項秘密公事，他沒有通知其他的人。事情辦好了，天也黑了。他有意給蔣碧微一個驚喜，就這樣悄悄的來到她的面前。

客廳裏，祇有他們兩個人，四隻手緊緊的握在一起。夜，是如此的靜寂柔和，他們幾乎可以聽見彼此心裏的歡呼聲。這還是他們深心盼望了一年以來，頭一回的單獨相處。

蔣碧微住的地方叫「光第」，房屋構造非常特別。二樓四週以及屋與屋間，都是寬闊的走廊。從走廊居高遠望，可以看到重慶市區燈火閃爍，與星月爭輝。如果在白天往右看，一道迤邐的山坡，樹木蓊鬱、芙蓉秋葵，各盡其妍。蔣碧微買了幾把帆布靠椅，朋友來時，就請他們在走廊上坐談，清風習習，視野遼闊，比客廳舒服得多。

蔣碧微請張道藩移駕二樓走廊小坐；一杯茶、一支煙，天際有溶溶月色，遠處有萬家燈火，無數心語，正在滔滔細訴。

重逢的喜悅，感覺真好。張道藩愉快的說：「見到妳，我就不存在了。就像已經跟妳溶在一起。」

蔣碧微喜歡聽張道藩說話。他還是不使蔣碧微失望：

「我希望有辦法證明，我的每一個細胞，都寫上妳的名字，妳名字的旁邊，又寫着『宗的至尊至愛』！」

兩邊牽掛欲理還亂

月色愈來愈美了。張道藩有幾分陶醉的繼續說：

「有一天，我們會變成天上的星星，遠離人間的煩惱……」

「有一天，我們會找到快樂……」

蔣碧微望着迷迷濛濛的月暈，想起來，「有一天，就快到中秋節了，」她打斷張道藩的說話，輕聲問他：

「中秋節來陪我好不好？」

停停，張道藩微蹙雙眉，為難的說：

「我已答應素珊，陪她們去南溫泉。那是還債跟贖罪。」

蔣碧微心裏一醒，現實生活真不是味道。她又想起為什麼要破壞人家好好的一个家庭？她耐着鼻酸，很艱難的說：

「我們還是分開好！」

「啊，不！」張道藩聽了那句話，含愧的說：「我很抱歉，我不能不說實話。但是，我怎麼能離開妳？」

「你一定也想過，我們這樣不正常的來往，傷害比快樂多，慚愧也比安慰多，倒不如大家分手，我只求平靜的過日子。」

「可是，誰來保護妳？」張道藩激動的說：「他已經把妳傷害到這種程度。」

蔣碧微感動得兩眼含淚：

「那她怎麼辦？上次妳到重慶，有人告訴你們親密的相愛情況，我就感覺自己是多餘的，我不願意傷害到妳。」

「會想出辦法來的。我們除了『相憐相愛』

「沒有做出對不起她的事。我們不能離開！」
「可是，我們同在一市，竟如此疏遠，反不如從前接你的信還好些。」蔣碧微由埋怨而不滿的說：「你們男人都是自私的，有佔有慾的，不會有始終的。」

「不是的，不一樣的，至少我對妳不同……」張道藩恨不得挖心剖腹，表明自己的赤誠。他向蔣碧微解釋前一陣子不給她信的原因，實在有不得已的理由。其中一項，是詩人郁達天和王映霞事件的發生，張道藩身為教育部次長，對發生在文藝界的種種風波有調停的義務。希望她體諒公務上的忙碌。

這一晚，蔣碧微跟張道藩談了很久。

她一再強調，「愛」與「佔有」是兩件事。她說最近讀了一本法國名著，女主角看透了愛情在結合之後會起變化，因此拒絕跟情人結婚，不願為了表面幸福，犧牲精神上不朽的愛，末了她竟憂鬱而終，她雖然犧牲了生命，但她的靈魂却永遠是安慰而愉快的。她告訴張道藩：

「我是你的，但我不要傷害任何人，我也不要傷害自己。」蔣碧微萬份理性的說：「你以後應當安心鎮靜的過日子，把一切徒亂你心性的思想，都拋棄掉！」

她說完這些話，自己却是暗暗在掉眼淚。她知道，要分手很難，但一想到素珊，自己就有罪惡感，她一定要學習承受離別的痛苦。

張道藩白天經過長途飛行，現在又一再聽到蔣碧微類似訣別的話，倦累和懊喪一起攻擊他。快到午夜，他已感到有點身心不支，遂起身告辭

。蔣碧微送他下樓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，她心頭一酸，淚水又掉下來，自己喃喃的說：「我們情緣未盡，但原諒我必須這麼做……」

經過許久許久的心靈掙扎，蔣碧微拭乾淚水，上樓正要休息，她在走廊往下看，什麼時候張道藩又回來站在門口？蔣碧微開門讓他進來，他只說一句話又走了：

「告訴我，怎麼使妳快樂，我就怎麼做！」

郁達夫的婚變事件

關於郁達夫和王映霞的事件，是指郁王的「婚變」。在當時，確是文壇一大不幸事件。謹就蔣碧微憶說張道藩談郁王事件，參證馮永材，劉方矩，康橋，劉昌博諸先進所撰文稿，節刪如下文，以饜讀者。談起此事，得先簡單介紹郁達夫這個人。

郁達夫原名郁文，浙江富陽人。天生是個風流人物，也是絕頂聰明的天生大詩人。

他的生理早熟，十四歲就懂得談戀愛。

在當時（一九〇九年）中國的封建社會裏，十四歲的他，竟推門走進鄰居少女家中，吹熄洋燈，在月色下相對陶醉。

早熟與多情，是他生命的風帆，他航向情慾的海洋，壯觀的波濤，有時使他沉淪，有時使他歡暢。他過的日子，總是離不開煩惱和苦悶。

郁達夫從十四歲初戀起，接觸女人無數。有時爲了找尋「靈感」，有時純爲「逢場作戲」，結果，自食情恨。

郁達夫十九歲那年，畢業於杭州第一中學，

在校時最要好的同學是大詩人徐志摩。當年隨他的哥哥郁華赴日，就讀第一高等學校，八年後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經濟學部。回到祖國，他走上了教書兼寫作的路。並發起組織文學團體「沉淪」而崛起文壇，名滿天下。

郁達夫自幼遵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訂了婚，對象是同鄉閩秀孫荃，唸過點書，能文亦能詩詞，小脚，是典型的舊式女子。但她居然也能寫出相當水準的白話文情書。

下面所錄的一段，是今日碩果僅存的一封：

「……我從來沒有一個人單獨出過門，那天晚上，我對你說的讓我一人回去的話，而是激於一時的意氣而發。我實不知道抱着一個六個月的女子的婦女，單獨旅行是如何苦法。那天午後，你送我上車，車開之後，我抱了龍兒，看看車裏坐着的男女，覺得都比我快樂。我又探頭出來，遙向你住着的上海一望，只見了幾家工廠，和屋子排列在那裏的一列烟肉，我對龍兒看了一眼，就不知不覺的湧出了兩滴眼淚。龍兒看了我這樣子，也好像有知識似的對我呆住了，他跳也不跳了，笑也不笑了，默默的儘對我呆看。我看他這種樣子，更覺得傷心難耐，我把我的顏面俯上他的臉，緊緊的吻了他一回。他呆了一會，就在我的懷裏睡着了。」

郁達夫與孫荃結婚的最初幾年，從民國十二年秋開始，先後在北京大學，武昌大學及中山大學教過書。夫妻非常恩愛。郁達夫有一次生病，

孫荃不在身邊，他寫了一首「病中寄孫荃」的七律，一直爲大家傳誦。

生死中年兩不堪，生非容易死非甘。
劇憐病骨如秋鶴，猶吐青絲學晚蠶。
一樣傷心悲命薄，幾人憤世作清談。
何當放棹江湖去，淺水蘆花共結庵。

民國十五年六月，他的長子龍兒病逝。傷悼亡兒，和孫荃時常淚眼相看。這年暑假，他向中山大學辭去教職，決心努力著作翻譯。他把孫荃留在北平，自己跑到廣州。

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七日，是郁達夫三十歲生日，廣州友好二十餘人爲他舉觴祝壽，郁達夫却滿懷悵鬱，喝醉了酒，當夜宿在粵東酒樓，細想身世淒涼，一夜都不成眠，獨自飲泣到天明還作了如下的一闕：「風流事」，有以自嘲的說：

「小丑又登場，大家起，爲我舉離觴。想此夕清樽，千金難買，他年回憶，未免神傷。最好是，題詩各一首，寫字兩三行。踏雪鴻履，印成指爪，落花水面，留住文章。」

「明朝三十一，數從前事業，羞煞潘郎。祇幾篇小說，兩鬢青霜，諒今後生涯，也長碌碌。老奴故態，不免佯狂。君等若來敬酒，醉死無妨！」

「日記九種」詳述綺情

民國十六年元月起始的郁達夫、王映霞畸戀，由於郁達夫曾經公開發表過「日記九種」，將他熱戀時期的點點滴滴，毫無保留的和盤托出，

成爲他一生之中最受人注目的作品。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初次邂逅，一見鍾情。時在民國十六年元月十四日在上海法租界一位同鄉孫舍的家裏。

王映霞長身玉立，肌膚白皙，從小就有「華薺白」的雅號。她的面如銀盤，眼似秋水，鼻樑是希臘式的，長而直，嬌軀略現豐滿，却是曲線窈窕，骨肉停勻。在杭州女中和舊制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師範就讀時，一向都有校花之名。及笄而後，更居當年杭州四大美人之首。怪不得郁達夫和她乍一見面，立刻就墜入情網，苦戀半生，一輩子都無從自拔了。

王映霞知道郁達夫已有家室，而且伉儷情深。恨不相逢未娶時，又與齊大非耦之歎，因此她確曾竭力的掙扎抗拒，甚至明確的向郁達夫表示，她不願意再跟他繼續交往。但是郁達夫跡近瘋狂，流乾眼淚，嚐了無其數的苦汁。

郁達夫給王映霞持續不斷的寫情書，在那些情書上，都燃燒着他熊熊的心之烈焰。

可是，王映霞却毫不容情的拿出來在大家面前公開，使郁達夫成爲尙賢坊諸友好間的笑柄。他們甚至一見郁達夫便鬨笑不止，對他戲弄調侃。郁達夫居然也能在那種場合裏一等便是兩個鐘頭，好不容易等到了王映霞，她見了他却一語不發，快步走進房間把門關上，任郁達夫一連幾次打門，懇求，她都堅持不肯把門開開。

於是郁達夫，悵悵鬱鬱的黯然離去，他去聽歌女唱歌，聽得心裏愈加傷悲難遣，於是再去喝酒，喝到清晨三時，方始酒醉如泥的回到住處，在小房間裏往返踱步到天明。

郁達夫往見王映霞，一再受拒。但他仍在她的住處附近，蹣跚徘徊，如此常常苦等到天亮，仍見不到伊人。過了一個月，郁達夫終因自暴自棄而不支病倒。他把病中呻吟，化作字字血淚，一封封的投諸杭州佳人。

二月十六日，終於打動了王映霞的芳心，當她心扉終被打開的時候，這十八歲的杭州美人的決心與勇氣，竟是如此其堅定與充沛。她不顧三代家人的反對，親戚朋友的物議，便在上海被國民革命軍光復前夕，戰事正烈，北洋軍閥殺人如麻的當兒，隻身一人到了上海。仍舊住進她的朋友孫百剛家。那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的地方，她自動寫了封信給郁達夫，邀他前去見面。使郁達夫喜從天降，如癡如狂。

郁王畸戀的峯迴路轉，突起高潮。使雙方方面的朋友，孫百剛夫婦極爲憂慮。孫百剛曾往創造社訪晤郁達夫，向他痛切陳詞，竭力勸他克服自己的衝動。孫百剛由衷懇摯的說：

「你倘若要和映霞結合，必須先毀棄了迄至今猶仍安寧平靜，快樂完滿的家庭，這對你將是莫大的損失。感情是感情，理智是理智，我們是將近中年的人了。寫小說，不妨不顧一切，熱情奔放。輪到現實的切身大事，總應當用理智衡量一番。同時，你也得替映霞設身處地想一想，以她年齡、人品、家庭、學識，當然很容易找到一個比你更適合的對象，她何必要一個已經有了家，必須毀滅了家再跟她結婚的男人？你倘若愛她的話，就應該顧全到她的幸福。再有一點，你和她年齡相差過大，貿然結合，即使一時沒問

題，日久終有影響。我以旁觀者清的地位，對你忠告，希望你鄭重考慮。我明知道你對她一見鐘情，緣由前定，巫山滄海，斷念為難。但是事關你的家庭，你的前途，做朋友的豈可而不言，言而不盡呢？」

然而，郁達夫方始重又燃起希望之火，孫百剛苦口婆心，仁至義盡的勸告，在他來說是一句也聽不進的，他不但不採納忠言，還在要求孫百

剛夫婦從旁協助，促成「好事」。被孫百剛斬釘截鐵的加以拒絕。

孫百剛向王映霞施以由衷的忠告，他開門見山的問王映霞：「妳對他的意思到底怎麼樣？」王映霞的答覆是悶聲不響。於是，孫百剛便率直的點明：郁達夫是已有妻子兒女的中年人，他對她的愛慕是不正常，不健全的，因此對於是否接受他的追求，王映霞應該有所考慮。直到這時，

王映霞方始低聲的
回答他說

「我當然不會馬馬虎虎答應他的。」

孫百

剛對她的這一回答極表重視，因為他仗義執言，為郁達夫原配夫人打抱不平的正告王映霞說：

「我知道妳所謂的不馬馬虎虎，無非要他和太太孫荃離婚？何必要犧牲那位一無辜的太太，而來建築你們的將來呢？我的意思是：希望妳斷然拒絕他的追求，一面解救了他的煩惱，一面成就了妳自己的前程，妳以為我的話對嗎？」

王映霞對於這一位敬之如兄的好朋友的規勸，確曾為之衷心感動，眉宇之間滿佈痛苦矛盾的神情，但她又似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她顯得有點迷惘的說：「我怎麼會願意答應他呢？不過，如果我斷然拒絕，結果非不但能解救他的煩惱，也許還會招來意外的事件。」

孫百剛聽她沒有斷絕之意，已知多言無益，但他還想為郁達夫的原配夫人請命，他苦笑的說：「那麼，妳已經動情了。既然妳有這麼偉大的精神，我希望妳索性偉大到底，可以無條件的和他結合。不必一定要他毀滅了已成的家庭，妳能這麼做嗎？」

王映霞和郁達夫同居以後，郁達夫曾經大病一場。王映霞衣不解帶，晝夜侍疾，給郁達夫享受了一生之中從所未有的溫暖與安慰。當他那一場病迅速告痊，王映霞又竭盡所能的給他加餐進補。雞汁、甲魚，乃至於託她母親從杭州買來七八斤重一隻的旱鴨，加以名貴的黃耆燉熬，一口氣叫他吃了十來隻。無微不至的照顧，安定舒適的生活，使郁達夫過了一段充滿歡愉的時日。

王映霞以她的聰明伶俐，馴服得了「野氣未琢」的郁達夫。為了使他矯正過於淡薄的家庭觀念，她給他佈置了一風光旖麗，溫暖舒服的新家。為了糾正他一日三餐頓頓要上館子的習慣，她

將碧微女士青年時期的照相。



學了一手相當不錯的烹調手段。爲了改善生活環境，使一家子過得平穩安定，她想盡方法使郁達夫振作起來，每個月寫幾篇稿子，換取稿費。又讓他把以前發表過的小說，重新整理一遍，交由北新書局印行「郁達夫全集」，按月抽取版稅，以這一筆固定收入，維持家庭基本開銷。她熱絡郁達夫最愛和三五知己開懷痛飲，拚却一醉，又深知他一輩子脫離不了煙酒的強烈刺激。因此她對這二事從不加以任何限制，而且還適如其時，適如其份的給他湊興。

最難能可貴的一點，是王映霞很懂生活情趣，也儘量配合郁達夫的浪漫性格。藝術家多半帶點神經質，尤以郁達夫爲然。曾有一段時期，郁達夫神經過敏，憂心忡忡，總以爲有人在監視跟蹤，隨時隨地都可能對他有不利。於是杯弓蛇影，草木皆兵，經常在神經兮兮的東躲西藏。王映霞明明知道這都是他在想入非非，疑心生暗鬼，却仍不厭其煩的幫他把戲唱完。她時而表現提心吊膽，時而一日二十四小時謹守門戶。有時候甚至於要把郁達夫藏匿到一個他自認安全的所在，然後一天數次爲他送茶送飯，如此辦家家酒的生活，倒也過得像是神仙。

十年姻緣如此下場

不料，郁達夫和王映霞同居十年後，民國二十七年三月，郁達夫偶然發現浙江省的一位廳長，寫過三封親密的信給王映霞。郁達夫懷疑他們之間有姦情，指那位廳長「乘人之危，佔人之妻」。

郁王之間因此鬧開。演變成民國二十八年郁

達夫在三月五日「大風旬刊」上公然發表「毀家詩紀」，指陳王映霞的不貞。王映霞被迫也在報章公然駁正。雙方各執一詞，曲直難斷。

「毀家詩紀」公開發表之初，郁達夫和王映霞都在星洲，當時郁達夫職司星洲日報副刊「晨星」、「華僑週報」，「星洲半月刊」和「星洲畫報」的主編。王映霞也在主持星洲日報婦女版。兩夫婦間事一經宣揚，反目成仇，經過十個多月的文字攻訐和當面爭辯，方始在民國二十九年三月，協議離婚。

張道藩所說的「郁王事件」經過，大略如此。不過當時張道藩從中調處時，是民國二十七年六七月間的事，當時郁王尚在國內，而郁指控的

某廳長一節，即由張道藩負責調查。「毀家詩紀」尚未發表，他們的婚變鮮爲人知。

這一邊，蔣碧微含淚把張道藩送走，才走出家門，蔣碧微的相思又追隨而去。往後，蔣碧微一直心神不定，傷感逾恆，難以自遣。她忍痛割愛，消受得了嗎？

張道藩黯然神傷的離開伊人，是否自悔多情誤佳人？他是否有勇氣再向蔣碧微表露深情？

隱居在「八步」的徐悲鴻，突然給孩子寫信說他要去星洲。不久，又傳他在星洲熱戀華僑少女，真是自古才子多風流？他忘得了蔣碧微和孫韻君嗎？

(未完待續)

戴笠的一生

費雲文 著
全一冊定價一百二十元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多期，極獲讀者好評，認爲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，年前經費雲文先生重新增訂彙印成書，要目：①戴笠其人其事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⑤戴笠與雷鳴遠⑥戴笠與現代警察⑦戴笠與鄭介民⑧戴笠鋤奸記⑨戴笠與毛人鳳⑩戴笠生平事跡簡表附戴笠手蹟及珍貴圖照數十張，叁百三十餘頁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穿線裝訂價一百二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